

## 野菜飘香入梦来

文/李燕翔

昨夜,伴随着初春的细雨,家乡的野菜又闯入我的梦乡。

我的家乡坐落在华北平原的漳河边上,每年春天,河堤上的柳丝泛黄,麦苗返青的时节,田野上便会拱出一簇簇绿油油的野菜。每到这个时候,我都要回老家小住几天,除了回味无穷的童年时光,也好用家乡的野菜给肠子“洗洗澡”。

童年的生活至今记忆犹新,每年的第一场春雨一过,田野里的浮土层下便拱出名目繁多的野菜:河叉边的泥沟里,肥嘟嘟的灰灰菜举起了胖胖的小手,刚返青的麦垄间,婀娜多姿的苦苦菜扬起了黄丝扎就的发辮,干燥泛白的土岗上,破土探头的盐苗被乍暖还寒的春风吹的绿里透红,菜园井台四周,扫帚苗如身披绿甲的多国部队蜂拥而至势不可挡……我早早

跟大人学会了到野地里辨别挖掘野菜的本领。每天放学后,挖野菜便成了我的“课外作业”。成群结队的小伙伴们挎上篮子,带上早已等急了的小黑狗就奔向了田野。

野菜讲究的是“挖”:在土质较松的春茬地里挖苦苦菜,你得先清理一下菜叶周围的浮土,捏住菜梗猛向上拔,长长的奶白色菜根也跟着拽了出来,苦苦菜的菜根口感最好营养最丰富。挖扫帚苗,盐苗就得一手捏着菜头,将镰刀斜插进野菜的根部,稍用力一旋,一团野菜便滚落到了手里。拎着挖野菜的草筐奔走在空旷的田野里,奶奶教唱的歌谣声嘶力竭地喊唱出:“苦苦菜,包饺子,媳妇吃了生孙子……”起初是一个人喊唱,随即是十几个小伙伴齐声喊唱。肆无忌惮的喊闹惊飞了正“谈恋爱”小鸟……

喊乏了唱累了,伙伴们沐浴着春风,有的仰卧,有的打滚,有的练拳脚,有的翻跟头。兴致来了选一块空地挖个洞,洞上放上把野菜,距洞一定距离画一条线,几个小伙伴站在线外,用小铁铲向放有野菜的洞里投掷,谁投的铁铲离野菜最近,那把野菜便是谁的。因为“裁判”不公经常引发“局部内战”。

春天羞着答答地来了,柳浪里小鸟的啼叫声唤来了第一场春雨。故乡的野菜沉睡一冬后,又被多情的春雨唤醒了,它们争先恐后地拱出地皮向太阳问好。我隐约又闻到了故乡泥土的芳香和野菜的清香,天刚亮我就打点好回家的行装。人未到家,心早已飞到了四十多年前给我生命,给我智慧,给我快乐,给我无限财富的那热土片。

## 幸运汤圆

文/熊亮芬

宁波大婶30多年前嫁到我们这,我们一直叫她宁波大婶。宁波大婶做宁波汤圆很地道。以前住在大院时,每年元宵节,她会给同院的邻居挨家挨户送汤圆。自从搬进了公寓楼,最多也就是给对门送汤圆了。但是,每年元宵节子女们总聚齐了来尝妈妈的手艺。

说起宁波大婶做汤圆,过程是很繁琐的,十五的元宵,初五就要动手了。先把早就买好的黑芝麻沥水去泥,放进锅里炒,不能炒焦也不能炒生,炒好的芝麻要细细碾碎。再买来上好的猪板油细细地撕去两边的白衣,去掉里面的筋,让板油糯得像团面。然后,把白砂糖也碾成粉末,三者按比例放进一个容器里撒上一点儿干桂花用手揉,一直揉成团一团“黑泥”。最后,把“黑泥”捏成一个个圆圆的汤圆馅,放进一个杯里。等到元宵节,一早她就把水磨糯米粉放上调匀后让其自然凝成粉团,然后她慢慢包馅,把包好的汤圆排列在一块玻璃板上,要吃时随时取煮,不会发粘。

今年的元宵节也是如此,当两个儿子带着老婆孩子进门时,桌子上已经放着包好了的汤圆了。两家有五个人围上了大妈,只有一个人一进门就埋头闷坐,他是宁波大婶的小儿子。宁波大婶看了看小儿子那垂头丧气的样子,朗声说:“今天是元宵节,讲究喜气吃汤圆,不能垂头丧气。不然会一年不吉利!”小媳妇赶忙上前去拉丈夫,可丈夫就是不抬起头来。

宁波大婶知道,去年小儿子的公司亏损很大,弄得年也没有过好,人也蔫了。但做生意就是这样,有盈有亏,亏损也是没办法的事,最重要的是人不能一蹶不振。于是,宁波大婶仍朗声说:“好吧,我们开始煮汤圆了,看今年谁能吃到幸运汤圆。”

“幸运汤圆?啥叫幸运汤圆?”一对孙儿女齐声问。宁波大婶说:“幸运汤圆就是里面包着一枚银角子的汤圆,这么多汤圆中只有一个,谁吃到这个汤圆,今年就会交好运!”“银角子又是啥东西?”孩子们又问。大媳妇接上了话:“银角子是从前的钱币,是你奶奶压箱底的东西,那年我下了岗,觉得抬不起头来做人,结果那年元宵节我吃到了幸运汤圆,后来顺利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。”

说话间,灶间已经传出了阵阵汤圆的香气,大媳妇帮着把一碗碗汤圆送到大家手中。最后,宁波大婶把一碗汤圆递到了小儿子手上,说:“元宵节要开心过,汤圆还是要吃的,说不定你就吃到幸运汤圆了。”

大家围坐在一起认真地吃汤圆,谁都想吃到那只幸运汤圆。吃着吃着,小儿子高兴地跳了起来:“我吃到银角子了!”小儿子的笑声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,纷纷祝贺他在新的年里重振雄风。

看到小儿子舒展的眉头,宁波大婶偷偷地笑了,因为只有她知道,包着银角子的汤圆是往下沉的,所以她要让谁吃到谁就能吃到。

## 谁会在意呢

文/西遇尘

校工老屠整天在花圃里忙着。校园里的花草草,被他侍候得整整齐齐,滋滋润润的。不大的花圃里,一畦一畦,竖纵平横,条理分明,层次清楚,很有讲究。偌大的校园,十来个花圃,够老屠忙的。

学校后勤,有十几个校工,唯老屠最忙。其他校工,坐在办公室里吹大牛,聊家常。他戴着草帽,顶着烈日太阳,平地、除草、施肥、修枝,忙得不亦乐乎。除了翻地,其他校工会出现在花圃里,其余时间,便销声匿迹了。

我吃了晚饭,在校园里散步,常常看见老屠,弯着腰,聚精会神地在花圃里忙着。看着校园里的花,生机勃勃,热烈开放,我喜欢,便在花圃边跟老屠攀谈。

到了傍晚,新疆的蚊子,是很猖獗的。湿地花丛中,尤甚。我对老屠说:“老

屠啊,蚊子这么多,该下班了啊!”老屠直起腰,黝黑的脸上,露出甜蜜的笑容,说:“我擦过避蚊剂,蚊子不敢来的。”我说:“蚊子不敢来,你也该下班了吧。你看,这都什么时候了?”老屠娴熟地忙着手里活儿,说:“干完这块花圃,马上下班。”

我以为,老屠这么卖命干活,学校一定给了他特殊待遇。一个黄昏,我和老屠闲聊,谈到了工资待遇。我说:“老屠啊,你的工资很高吧?”老屠蹲在花圃里,眼睛认真地瞅着我,说:“我是七级工,快干了一辈子了,两千来块钱。”“就没其它的待遇?”“没有。”我陡然一惊,喃喃自语:“这又是何苦呢?”

老屠没听清,问:“你怎么了?”我觉得我有点儿失态,岔开道:“没什么。学校的花圃,看得过去就行了,何必这么

费心费力呢?”老屠笑了,说:“我从小就喜欢侍弄花草草的。在它们中间,我觉得是一种享受。”

老屠拿那点报酬,却要付出好几倍的劳动。我为他愤愤不平,说:“花圃的活儿,细点,粗糙点,不是内行,谁能看出来?马虎一点儿,谁会在意呢?”

老屠直起腰,饶有趣味地环顾了一下花圃,说:“我在意。我干活儿,是为花草服务,不是干给谁看的。花草装饰了我们的环境,是美。我怎能在美上填败笔呢?所以,我尽心施肥,修枝,还让花草错落有致,是想让花中添锦啊!”

置身老屠的花圃,的确是美的享受。它美化了校园,美化了师生的生活环境,净化了我的心灵。像老屠这样,工作,从自己的感受出发,即使辛苦,心底流淌着的,也尽是甘甜。

## 茶

文/刘雨萱

开水冲击着茶叶,碰撞在茶杯上,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响声。

当水刚刚倒入装着菊花茶的水杯时,水顿时变成了鹅黄般的颜色,菊花也把她紧缩的花瓣舒展开来,从根茎到花脉,无一不饱吸了水分,紧紧地崩涨了起来。五分钟过去了,菊花彻底展开了她的四肢,时而在空中翩翩起舞,时而竖起她的花瓣保护她向日葵般的身躯,它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旋转着,舞蹈着,漂浮着……

把茶杯放在嘴边,只闻得一阵阵清香扑面而来,她是多么芬芳啊,仔细闻一闻,又能闻到一股甜甜的味道,夹杂着各种花的香气,这时候,一切仿佛凝固了,空气中也只剩下她淡淡的清香。

再轻轻一品,开始有点苦,但又会一点一点地变甜,那种甘甜一直停留在舌尖上,久久不能散去,这大概就是“苦尽甘来”吧。

## 腊月集

文/林绍志

岁末年底,城郊乡里,四面八方汇大集。

有容乃大,物流为市,腊月大集有气势。人如潮水货如山,声似涛涌冲天际!

置身其中,虽咫尺之遥,对面之距,纵师旷之聪,不辨讯息;离娄之明,难分细致。然看似无章,实乃有序——适买适卖是规矩。

白领出手阔绰买心情,布衣精打细算购必需。老人重世俗,买上吉祥购如意。青年追时尚,专买热闹和新奇。唯有



茶,因为沸水而令人看不清,但我精心看的时候,发现菊花在水中是如此可爱。以前,却只顾喝茶,从未仔细观察。人生就像是这杯茶,如果你只是粗枝大叶,浮皮潦草地看一看,那你不会发现什么,但如果你静下心来,仔细观察每一件事物,就会看到前所未有的景色。

放开你的眼睛吧,让它去仔细观察,去观察发芽的柳苗,不要担心春露打湿了你的衣衫;抬起头来观察初升的红日,不要担心阳光刺伤了你的眼睛。因为,只有这样,你才会感到生活的魅力,你才会享受大自然,享受生活中的一切一切。

无利不存义,无义不养利,利义互根辩证看,买卖之间藏哲理。

集市买卖是主题,但不买不卖也着迷:青年男女手拉手,边谈恋爱边逛集,遇见熟人忙分开,彼此装作不认识。老者揣手踱方步,赏罢书画看虫鱼,一件物品也不买,就为感受年气息。

魅力神奇腊月集:人人得所求,个个取所需。释放一年好收获,寄托来年新期冀。无论贫富与高低,一样心情过大年,一样赶集一样喜。

壮哉,腊月集!

非常感受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:qwbblanghe@163.com